

【英】威廉·E·休利特 著
周波 杨静 译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西欧社会民主党

(英) 威廉·E·佩特森 编
阿拉斯泰尔·H·托马斯

林幼琪 王国明 等译
郑世平 朱英璜

徐宗士 校

西欧社会民主党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liam E. Paterson and Alastair H. Thomas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room Helm Ltd., London, 1977

根据伦敦克鲁姆·赫尔姆有限公司 1977 年版译出

西 欧 社 会 民 主 党

(英) 威廉·E·佩特森编
阿拉斯泰尔·H·托马斯

林幼琪 王国明等译
郑世平 朱英璜

徐宗士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311,300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3188·42 定价: (七)1.50 元

60602/07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的话

本书系根据 1974 年 12 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社会民主党会议上提出的论文汇编而成，这次会议是由当代欧洲研究大学联合会和欧洲教育研究基金会发起的。全书共分十五章。除第一章引论外，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别介绍了法国社会党、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伊比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葡萄牙与西班牙的社会党）、英国工党、爱尔兰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挪威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和比利时社会党等共十五个西欧社会民主政党。第十五章阐明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合作。最后附有关于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简短备忘录，以及西欧各国社会党党员（1900—1955 年）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统计。作者都是欧美各大学的荣誉教授、教授、代理教授、助理教授、高级讲师和高级研究人员，对各该国社会民主政党有一定的专门研究。本书涉及的范围不限于欧洲共同体的社会民主政党，但“使用社会民主党名称的标准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

在西欧政治舞台上，现有三种主要政治力量：（1）新保守主义；（2）西欧社会民主主义；（3）欧洲共产主义。新保守主义力量近年来随着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代替凯恩斯主义崛起而有所抬头。欧洲共产主义近来也受到人们的注意与研究。西欧社会民主党虽然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对它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此，本书正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为了弄清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现状，有必要提一下社会党国际。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和工党等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联合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1944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社会党国际,经过筹备于1951年6月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发表的一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纲领性宣言,承袭了第二国际(1889—1914年)及其后的“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1923—1939年)的基本理论主张。宣言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但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经济社会安全和日益繁荣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奠定”,通过对经济作有效的民主管制“来完成经济制度的改变”。当然,社会党国际只是一个交换意见和经验、表现社会党共同立场的机构,并不硬性规定各成员国执行它的决议。社会党国际有四种成员,即正式成员党派、咨询党派、兄弟组织与联系组织。目前约有近四十个正式成员党派,其中属于西欧的有二十二个。在这二十二个社会民主党中,除了冰岛社会民主党、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马耳他工党、北爱尔兰工党与社会民主党以及圣马力诺统一社会党等六个政党外,其余十六个党本书各章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因此本书基本上已包括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政党的绝大部分。

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各国国内的力量相当雄厚,往往可以左右政局。(1)目前单独执政的党有三个:奥地利、丹麦和马耳他。(2)目前领导执政的党有三个:法国、西德和芬兰。(3)目前参与联合执政的党有五个:比利时、意大利(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圣马力诺和瑞士。此外,过去执过政、现退为在野第一大党的社会民主政党有:(1)瑞典社会民主党,曾连续执政四十四年之久,1976年选举时才失利;(2)英国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1979年大选保守党获胜后才下台,现分裂出英国社会民主党;(3)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马里奥·苏亚雷斯1976年大选后曾任一、二届宪法总理;(4)西班牙工人社会党;(5)荷兰工党;(6)挪威工党。

本书各章对于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论述较详。例如英

国工党有近六百五十万党员，其中除了个人直接党员六十七万人和“社会主义”团体两万多人而外，近五百六十万是工会会员，由几个大工会集体间接入党。工党与工会过去曾在运输工会大厦合署办公，工党经费的来源有赖于职工会，因此工党的政策不能不受到职工会的影响。西欧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也拥有不少工会群众，如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最大的法国总工会是由法共控制的）和意大利劳工联盟（意大利总工会是由意共和社会党控制的）等。书中还谈到“白领”工人比例提高，因此影响社会民主党的组成和原则主张。

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又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例如，西欧社会民主党与欧洲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究有什么根本不同或互相类似之处？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合作”或者“相互竞争”甚至“敌对”？等等。

总之，以西欧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等为中心的社会党国际，对于西欧政局有决定性影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当时社会党（包括工党、工人党等）的本质早有评论（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等等），但当今对于它们在现实政治舞台上的力量 and 影响，也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有助于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研究。

参加翻译本书的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西欧研究室的徐宗士、王国明、林幼琪、郑世平、朱建艺、袁建华、赵方华、徐北军等同志以及山东师范学院外语系的朱英璜同志，并由徐宗士教授负责总校。原书各章注释较多，中译本只选译了一部分，凡纯属注明出处的，一般均从略。原文各章笔调不同，难易程度也不一，译文如有不妥或错误处，请读者不吝指正。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西欧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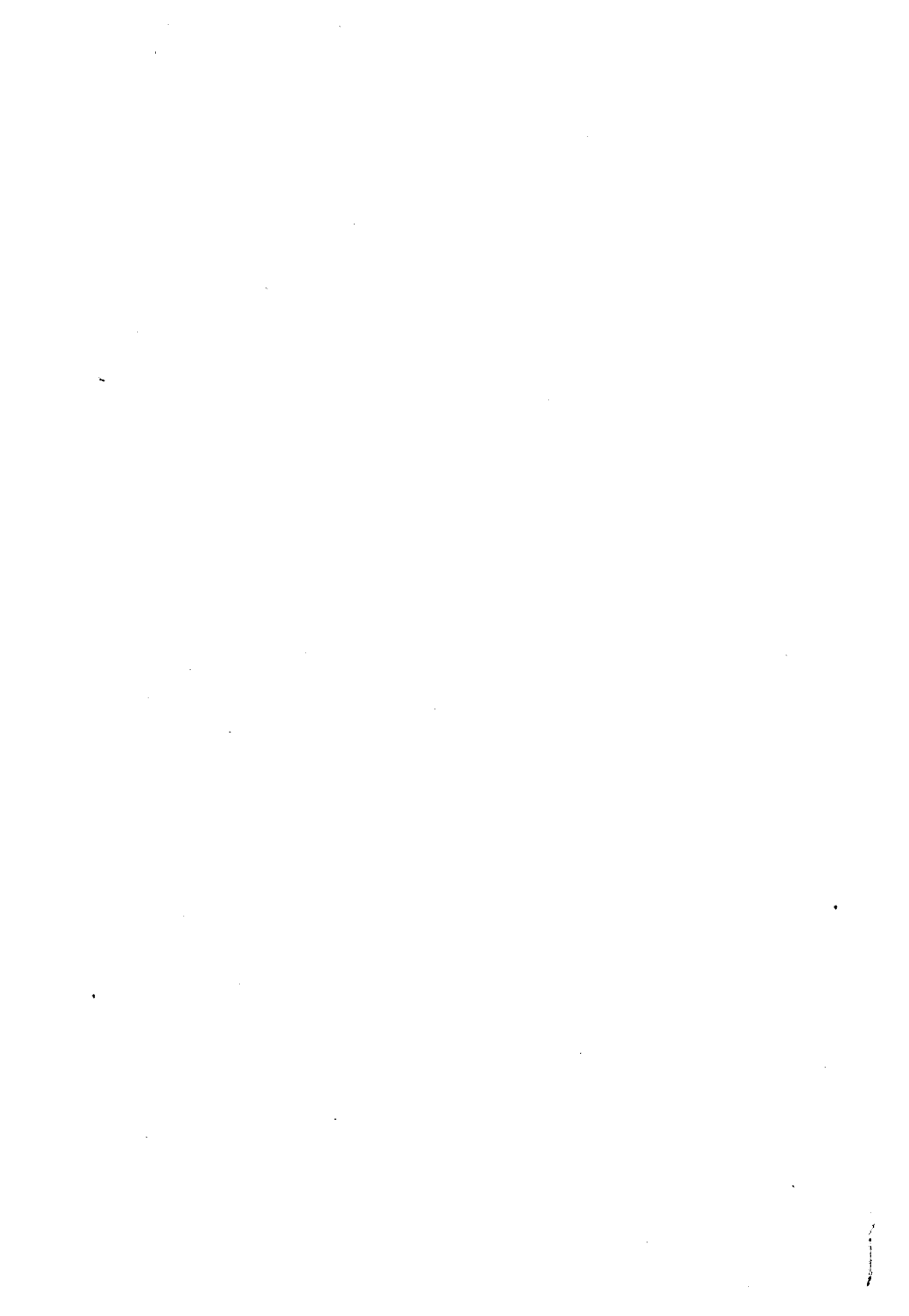
1981年9月

目 录

作 者.....	1
一 引 论.....	3
二 法国社会党.....拜伦·克里德尔	17
三 意大利社会民主政党.....戴维·海因	57
四 伊比利亚的社会革命和民主主义.....乔纳森·斯托里	74
五 英国工党.....刘易斯·明金和帕特里克·赛德	90
六 爱尔兰工党.....安德鲁·奥里奇	135
七 德国社会民主党.....威廉·E·佩特森	155
八 奥地利社会党.....梅拉尼·A·萨利	193
九 丹麦社会民主党.....阿拉斯泰尔·H·托马斯	212
十 芬兰社会民主党.....拉尔夫·海伦纽斯	248
十一 挪威工党：欧洲边缘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克努特·海达尔	265
十二 瑞典社会民主党.....理查德·斯凯斯	285
十三 荷兰工党：转变中的社会民主党史蒂文·B·沃林内茨	306
十四 比利时社会党.....格扎维埃·马比耶和瓦尔·R·洛温	348
十五 各国社会党之间的合作.....詹姆斯·梅	369
关于瑞士的备忘录.....阿拉斯泰尔·H·托马斯	389
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党员，1900—1955 年.....	392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统计.....	395

作 者

- 拜伦·克里德尔 苏格兰阿伯迪恩大学讲师。
- 克努特·海达尔 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 拉尔夫·海伦纽斯 芬兰赫尔辛基斯文斯卡高等商业学院政治科学代理教授。
- 戴维·海因 英国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大学欧洲政治讲师。
- 瓦尔·R·洛温 美国俄勒冈州尤金俄勒冈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
- 格扎维埃·马比耶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克里斯普社会政治情报研究中心工作。
- 詹姆斯·梅 正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本文写作时是英国曼彻斯特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欧洲研究系的访问研究员。
- 刘易斯·明金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讲师。
- 安德鲁·奥里奇 英国伯明翰大学政治科学系讲师。
- 威廉·E·佩特森 英国沃里克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
- 理查德·斯凯斯 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社会学讲师。
- 帕特里克·赛德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现代英国政治讲师。
- 乔纳森·斯托里 法国枫丹白露欧洲行政事务研究院教授。
- 梅拉尼·A·萨利 英国斯塔福德北斯塔福德郡工业学院人类学系现代历史讲师。
- 阿拉斯泰尔·H·托马斯 英国莱斯特工业学院政治学高级讲师。
- 史蒂文·B·沃林 加拿大纽芬兰圣约翰纪念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
- 内茨



一 引 论

第 一 节

最近一世纪西欧政治中的重大特色，是建立和成长了一些同我们现在主要称之为社会民主的综合观念相一致的政党。所谓社会民主，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信仰，即旨在使缺少特权者得到好处的社会与经济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应在民主、自由和议会过程的体制中去寻求。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社会民主”的辩论，历时很长，而且是迂回曲折的。^①这种辩论基本上围绕“社会民主”的广义和狭义解释来进行。对于欧洲社会党的多数人来说，不论是反对还是赞成社会民主，它有特定的内容，而且对于克罗斯兰^②叙述的五点原则，即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平等的信念，可能没有多大分歧。可是对于别的人来说，社会民主干脆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且包括非共产党左派的所有政党。自从“欧洲共产主义”出现，以及一些最重要的欧洲共产党赞成议会民主以来，这个准则也很难维持。下面戴维·海因的文章认为共产党可以看作意大利今天最重要的维护社会民主的势力。在这本研究著作中，使用社会民主党名称的标准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

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成立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扩大选举

① 一种代表观点是由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其费边小册子《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中所表示的(伦敦，费边社：费边小册子第438号，1975年)。

② 克罗斯兰是英国工党理论家，曾任上届工党政府外交大臣，于在任时去世。——译者

权时期。这种早期的社会民主，1914年以前在国家政治上限于充当反对派，主要以反对资本主义和主张国际主义的呼声著称。1914年大战爆发以后，暴露了信奉这些概念的脆弱性，而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团结（包括同遭到辱骂的资本家的团结）的主张，比战争爆发后同所有主要政党领袖们的国际团结更为重要了。1918年“旧秩序”崩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首次组织政府的经验（1916—1917年芬兰社会民主党政府是唯一的例外）。对于这些政党来说，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但导致专制政治的摧毁，而且由于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在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里成立了运用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共产党。例如在法国，在1914年因让·若雷斯被暗杀而早已削弱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由于大多数人在1920年图尔大会上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并建立法国共产党，使该支部受到了很重大的打击。这些政党所构成的威胁促使产生一种情势，使社会民主党和政治家经常花费更大的精力来保卫民主（他们把民主同当时的议会制度与政权等同起来），胜过企图实现他们迄今大部分仍然保证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目标。

同时第三国际（共产党国际于1919年成立）对于社会民主的毫不容情的敌视，造成了第二国际的复活，使两种社会主义方式之间产生分歧，这种分歧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竟发生如此深远的影响。1919年以后，社会民主党一般立场明确，反对共产主义，但奥地利社会党人则想兼收并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的哲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没有经历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阶级团结与爱国主义之间那样的紧张关系，因为除了德国和意大利而外，爱国主义和意识形态都指向同一方向，而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性质使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感到即使支持他们国家的敌人，也是出于爱国主义的。

因此到了1945年，社会民主党有希望成为西欧最强大的政治

力量。它们成为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执政党或是联合政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长期前景看来更好些。保守党人和右派政党大部分由于战争和敌人的占领而威望扫地，社会主义者由于在抵抗运动中声名卓著，而且在英国，由于他们参加战时政府，从而恢复了他们在三十年代失去了一些威信。但是除了法国和意大利而外，来自左派的挑战是比较弱的，而且今后多半还将如此，这是因为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卷入了大部分西欧国家的战后行政。

在这种情势中，英国工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其他时期（当时它往往看来与欧洲大陆的经验无关或很遥远）形成鲜明的对照，1945年工党的胜利被认为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人们指望英国在支持提出一条代替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路中领先。有人把它与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输出相比拟。当欧内斯特·贝文在1945年工党年会中谈到英国的“第三势力”领导社会民主的西欧时，这些希望得到了鼓励。但是英国政府那时完全依赖美国的财政援助，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在欧洲其他地方改变成社会民主的方向；到1947年当美国卷入欧洲越来越明显时，又随着时间的消逝，战时“社会距离的崩溃”消失时，形势的钟摆是越来越清楚地摆向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了。

五十年代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继续统治或形成了一个将是持久巩固的统治时期，但在西欧其他地方，这十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阴暗时期，而保守的或基督教民主党派则青云直上。但是法国却是重要的例外，由居伊·摩勒主持的社会党政府在1956—1957年间占有突出地位。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确实参加了1944年9月至1958年6月间成立的二十七届政府中的二十一届，并在五届政府中担任总理。但是摩勒政府卷入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它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使法国社会党在西欧社会党中实际上陷于孤立。

社会民主党经历困难的一般原因是不难寻找的。五十年代绝

大多数西欧国家深深受到不断扩大的繁荣和反对共产主义双重现象的影响。它们的一般影响使社会民主党在选举和才智上处于劣势，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五十年代终了时，有很多人谈到“意识形态的结束”，有些人甚至预言社会民主主义的逐渐死亡，至少作为西欧的选举力量是如此。

欧洲政治最著名的分析家之一奥托·基希海默尔把他的大部分智慧致力于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被认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些前提业已消失了。他提到“贫困化”的逆转，无产阶级人数的减少，以及“大量熟练工人的新的中产阶级、白领人员和公务人员的中产阶级的产生”。^①

这些分析得到大量的证实，鼓励人们不加批判地加以接受。它们基于这样的假定，即繁荣将继续以直线扩展。它们也夸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困难，因为它们未能强调这些趋向的不对称的冲击。上述现象固然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保守派的选举竞争者，但一般而论，更有害于它们的共产主义敌手。

五十年代社会民主党人令人失望的选举成果，终于使他们作出重大的调整。社会民主党经常把赢得选民的支持，作为显著的战术目标。在早期，党员的扩张和把它作为运动结合到政党的生活中去，经常被看作同那种战术目标同样重要。^②在这些政党中，党员对于选民传统上有较高的比例，战前奥地利的社会党人就是理想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晚期，这已清楚地不复如此，在绝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政党的明确地面向产业工人的“运动型式”，被“人民党型式”所替代：一个“容纳一切人”的政党，试图吸引

① 奥托·基希海默尔：“反对党的消逝”，见麦克里迪斯和B·E·布朗所编《比较政治：注释和读物》（伊利诺斯，霍姆伍德，多尔西出版社，1964年），第287页。

② 关于运动和政党关系的广泛考虑，可参见马丁·科林斯基和威廉·E·佩特森：《西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伦敦，1976年），尤其是海因·佩特森和史密斯所作的序言和文章。也可参看瓦尔·R·洛温：“分裂的多元论：欧洲较小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分裂和政治结合”，《比较政治》，1971年1月。

的是投票人而不是皈依者，并对社会上各阶层都发生影响。这种观念在奥地利和西德最为成功，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所有社会民主政党。在英国工党中，有一重要集团围绕政党领袖休·盖茨克尔试图把这政党“现代化”，并放弃其1918年党章第四条款中包含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约束，但这一行动失败了。根据类似的精神，安东尼·克罗斯兰提议，英国工党的体力劳动者的“布帽”形象在社会上是不适当的，这个政党要设法建立作为“人民党”的新身分。

六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稍微转运了。政治不象过去某些时候那样两极分化，但在先进的西欧工业社会中，阶级继续起着支配选民投票选择的作用。确实，下列论据是有些力量的，即其他分裂、尤其是宗教分裂（象在荷兰那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但阶级甚至比过去更为突出。巴特勒和斯托克斯曾指出这种自相矛盾的事实，即“阶级关系在其范围变得更广泛的同时，紧张状态可能下降了”。^①这是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民主党运气的好转，反映在它们更多地参加了政府。这甚至在欧洲边缘的爱尔兰和葡萄牙也是如此。可是这种表面上的成功，却在几乎所有西欧国家使公众感到非常不安，并且在政党管理中不断出现问题，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尤为显著。

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即更多地参加政府与政党管理问题的增多，可用各种方法来解释。最初的解释是将这种困难单纯归之于从反对党角色转为在政府中担任了角色：对政党领导现在要根据它的行动来加以判断，而不象反对党那样，根据它的言词或发表的纲领来加以判断，这些言词或纲领可用以满足各种倾向，因而有助于限制派别主义。

第二种解释是把新的困难归之于国际环境中的事件和过程；

^① D·巴特勒和D·斯托克斯：《英国的政治变化》（伦敦，麦克米伦，1969年），第116页。

尤其是“缓和”的影响。接受(不论是出于勉强同意或是热情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几已成为六十年代初期社会民主党的明确特色,只有意大利社会党和中立国家的政党是例外。非斯大林主义化,接着是“缓和”,损害了这点,并使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紧张起来。由于越南战争,美国丧失了领导权,这些紧张程度加重了。在某些场合,这些因素导致分裂,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出现。稍后,这个问题由于欧洲共产党姿态的变更而达于高潮。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某些社会民主党重新考虑其对于北约组织的态度时,意大利共产党却至少在口头上接受了它。

在国内和国外环境的交点上,有一重要因素使至少两个政党(英国工党和挪威工党)处于很大的紧张状态,使政党基层和政党的政府代表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个因素就是参加欧洲共同体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公民投票起着重要作用。挪威的公民投票运动一般地增加了党内的紧张状态,挪威人的“否决”被看作是拒绝接受工党在政府中的人物。相反,英国援引公民投票(虽然它使党内同政府大部分意见的对立明显起来)却表示政府中人物在此问题上获得公众的压倒一切的支持,使政党有可能接受英国的参加。在欧洲共同体内久已为成员的国家里,“欧洲问题”现已不成为一般地分裂党员或其重要成分与政党领导分裂的关键。

第三个解释因素是紧跟斋月战争^①之后发生的世界经济衰退。改变了的经济气候,使社会民主党尤其是执政的党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这些紧张状态在欧洲经济外围国家例如英国、丹麦、爱尔兰和葡萄牙,尤其感到严重。另一方面,至少可以说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使荷兰和西德左派的热情变得暗淡,从而使这些政党的党内管理问题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在刚才研究的政党中的两个政党里,引起紧张状态的另一原

^① 即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译者

因是重申领土的主张。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一个老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在于分享民主的理想与经常强调需要集中的经济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危机在比利时已大都过去，但在英国仍然很尖锐，也可能对于西班牙社会党的团结提出越来越严重的考验。

第 二 节

以上我们只是非常一般地描绘了干扰社会民主党团结的一些因素。现在我们要考察对于政党的形式和团结发生更特定影响的一些因素：尤其是它们同工会的关系，政党纲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党员组成的变更，以及政党的选举和联盟战略。

工会与社会民主党

在英国，经常有人认为：英国工会依附于工党的共存，是所有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特色。事实上，密切的有机联系只限于英国，虽然经常有这样的安排，使工会能够进入各个西欧党的决策机构。绝大多数政党曾经试验过英国工党的模式，但放弃了这种模式。在本书中，我们三个饶有兴味的例子，说明工会和党内派别主义的相互影响。刘易斯·明金和帕特里克·赛德在其研究英国工党时适当地集中注意力于工会，并为它们规定一种因果作用：工会日益加强的战斗精神，使七十年代初期许多主要工会中的领导班子有了变更，这直接有利于工党的左派。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威廉·佩特森认为德国工会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员之间虽无正式的互相联系，但工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中曾经并继续起着作用，支持政党的右翼政府领导。史蒂文·沃林内茨在研究荷兰工党时，认为荷兰工会联合会起了消极的作用：由于它们决定不干涉，因而使“新左派”的胜利成为可能。对比之下，瑞典的劳工运动成为改革社会的最重要工具。